

## 薄饼卷

◆ (以色列)图威尔·博尔顿 陈荣生(编译)

芝加哥,一个寒冷的冬日,一位贫穷的犹太男人,他从工厂下班后慢慢地步行回家,路上经过一家装饰堂皇收费昂贵的餐馆。他在巨大的玻璃窗前停下,盯着看了几分钟坐在豪华温暖房间里的富人,他们有说有笑,品尝着美味的奶酪薄饼卷,完全无视他的存在,仿佛他们身处高高在上的飞机上。

“薄饼卷,”他自言自语地说,然后转身继续回家。

“莎拉赫。”他大声叫他妻子,随手将身后的门关上,把大衣扔到一张椅子上。“莎拉赫,我一直在想,你可以给我做些薄饼卷吗?我真的想吃些薄饼卷。”“当然可以,马克斯,”她回答,“我尽力去做。”

莎拉赫取出她那本破旧的食谱,打开翻到“薄饼卷”那一页。“啊哈,”她开心地喊道,“它们在这里……薄饼卷!”“两杯面粉,一杯水……哦,你来看,马克斯。它说我们需要奶酪。我们没有奶酪。”她伤心地说。“你听着,莎拉赫,你知道吗?不要奶酪也可以,”马克斯安慰道。

“你来看啊,”她再次大声喊道,“它说我们需要核桃、蜂蜜和葡萄干!”“那些东西也不要了。”他提议到。“哦,你真是一位好丈夫,马克斯!但是,这个要不要?肉桂和红糖?”她照着食谱读出来。“不需要!”他断然地说。“请你就这么去烘烤吧,莎拉赫,我真的是很饿了。”

于是,她郑重地点燃烤炉,用水和面,将和好的面团卷成雪茄形状,然后放进烤炉中烘烤。几分钟之后,它们就烤好了,然后被装在一个盘子里,放到马克斯的面前。马克斯很高兴,餐巾早已经塞进他的衣领中了。他手中的刀叉立即开工,不一会儿,他就开始吃了!他就像那些在高档餐馆的富人一样吃着薄饼卷。

莎拉赫自豪地看着他慢嚼细咽。她默不出声地看着,没多久就憋不住了:“嘿,你觉得怎样?你喜欢吗?”“你知道吗,莎拉赫,”马克斯说,“你知道吗,我真不明白那些富人在薄饼卷里吃到了什么。”

“爸爸,你当年为什么和她结婚?”从孩提时起,我就经常这样问父亲,得到的答复总是一成不变:“因为我爱她,她多漂亮啊!”

我的父亲天资聪慧,高大帅气,配得上任何女人,为何娶了又穷又没文化的她,我实在搞不明白。

妈妈天生丽质,明眸皓齿,笑靥迷人,可脾气糟糕,动不动就生气。这或许与她出身农家,嫁给父亲也未能摆脱贫困有关,也可能缘于她始终不被公婆完全接纳。她的喊叫和骂骂是我童年唯一的记忆。自然,我打小就讨厌她。在我11岁那年,因为顶撞她,冲她嚷:“真希望你不是我妈!”而被她刺伤。

尽管如此,妈妈辛勤劳动支撑着这个家。爸爸工作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,收入时有时无,是妈妈带我们一路走来,供我们上学读书。对此,大家心怀感激,但对她本人却没有好感,遑论爱了。

爸爸临终的那一刻,我的兄弟姐妹们甚



■ 乳酪

(土耳其 埃克西格鲁)



##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

◆ 赵文恒(编译)

早餐时候,妻子问老公:“亲爱的,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”

丈夫深爱妻子,但因受到质疑稍微不悦,于是他不耐烦地说:“当然知道了,这点不需要你提醒我。”说完吻别妻子,扬长上班去了。

## 拥抱母亲

◆ 翟振祥(编译)

至希望妈妈能替代他去死。爸爸走了,父爱的空缺,妈妈根本无法填补。爸爸离世不到一年,我的姐妹不是与人私奔就是未婚先孕,我也和男友开始同居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,是不可想象的。

妈妈背地里垂泪哭泣,独自承受着难以言说的苦痛。她感到羞耻,在心里咒骂我们,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可是,那时候的我是多么希望她能管教我们,哪怕使用暴力也好啊!姐姐被其情人暴打,妈妈知道后只说了一句:“我早就警告过你会有这一天的!”当我们执着追寻自己或正确或错误的爱情时,母爱与我们已经渐行渐远。

虽然我们姐妹让妈妈伤心,但她依然供养着我们,继续资助我们读书,从来没有把谁赶出家门。

爸爸去世3年后,妈妈的生意崩溃,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。彼时,我已结婚,与公婆一起生活。我把妈妈接到家中,叫她帮忙照看孩子。她的表现堪称完美,对孩子嘘

## 炉膛中的木棍

◆ (巴西)保罗·科埃略 夏殷棕(编译)



胡安每星期日都到社区教堂参加礼拜活动,不过他发现牧师的布道说来说去就是那几样东西,他都快要听厌了,于是决定不再去教堂了。两个月转瞬即逝,有一天夜晚,寒风呼啸,牧师却来到了胡安家。

胡安想:“他肯定是来劝我参加教堂活动的,不过,我不可以告诉他不去的真正原因,说他的布道单调乏味会使他尴尬。得想个说得过去的借口……”这样想着,胡安拉过两把椅子,摆在火炉前,请牧师坐下,开始和他谈论天气。

牧师坐在火炉前一句话也不说,胡安说完了天气,为了避免尴尬的冷场,又试图找其他的话题交谈,可是牧师就是

寒问暖,关怀备至,接送他去幼儿园,时刻陪伴左右,与他一起玩耍,一起欢笑,爱怜地拥抱他——这些都是我不曾享受过的。

一天晚上,我抱怨她从来没有像疼爱我的孩子那样疼爱过自己的子女,她叹了口气,轻声说:“这要怪我小时候家里缺少温暖,不晓得怎样去爱别人。不过,我正在努力学。”

孰料,仅过了几个月,妈妈却因为一场意外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
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,我平生第一次拥抱了她,告诉她我爱她,请求她原谅。正是在那一刻,我才发现我对妈妈的爱有多深,也正是在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由于自幼感觉不到母爱,受到的伤害有多深。

在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母亲的时候,她已然不能够拒绝我,不能冲我尖叫。内心的伤痛在悄然愈合,不知不觉间,我已经原谅了母亲,但愿,她也原谅了我。

不开口接话,胡安也就闭口不说了,两个人就这样坐在火炉前,盯着火苗看了半个小时。

然后牧师站起身,从炉膛里拾起一根烧了一半的木棍,放到远离炉火的地上,没过多久,由于没有足够的热量,木棍上的火苗渐渐地熄灭了,胡安赶紧捡起,将木棍扔进炉膛里。

“晚安!”牧师告辞。

“晚安!非常感谢!”胡安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不管这根木棍烧得多旺,只要一离开火堆,就会马上熄灭。同样,一个人不管他有多聪明,只要远离了他的邻里,就难以为继其光和热。”牧师说完,消失在寒风中。

## 爱,无处不在

◆ (美国)莫林·布鲁斯基 张维(编译)

帽,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对我这样一名孕妇来说,这种气味无法忍受。刚开始我很恐惧,蜷缩着身体,后来我感到恶心,要呕吐。

“你看上去状况不太好。”老妇人说道。其实我也想对她这样说。老妇人招手让另外一个流浪女人过来。两人把我搀起来。

“你得离开这里,”戴破旧毛线帽的老妇人说道,“要不来往的行人会踩着你。”

两个拾垃圾的女人一边一个扶着我,一个人拿着我的手提包,另一个人拎着我的行李箱。当时我的身体很难受,根本就不知道害怕。我们跌跌撞撞地出了大厅,顺着一个个楼梯往下走。她们扶我穿过迷宫一样的过道。我真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。

我们终于蹒跚着来到一个昏暗的地下隧道里,一辆满载她们物品的购物车就停在一旁。对她们而言,位于火车站地底下的这个地方,就是她们的家。两个女人扶我坐在一个有点晃动的凳子上。

“宝贝,别担心,你在这里很安全。”第二个女人对我这样说。

她笑容满面,我看到她嘴里已经掉了

好几颗牙齿。令我惊讶的是,她显然也不关心自己的外表,反而很在意我的感受。

戴毛线帽的女人离开了一会儿,然后她带着三杯茶回来。我不怎么喝茶,但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一杯茶。

“你看上去好多了,你住哪儿?”她问道。“长岛。”我回答。“没问题,我们会把你送回火车站,但你必须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”我们谈了一会儿天气和家庭,地铁和火车在我们头顶飞驰而过,周围的墙和顶也随之颤动着。

喝完茶,两个救助我的女人又把我送往车站广场。她们帮我查看了火车时刻表,陪我来到站台,然后挥手和我告别。这是那一天我感觉最美好的时刻。

休息几天之后,我又回去上班了。又是高峰时期,地铁拥挤不堪。等地铁时,我在候车区独自站在那群上班族的后面,可是不一会儿我就有了伴了。

“现在你感觉怎么样?”我那位捡垃圾的朋友问道,她头上仍然戴着那顶破旧的毛线帽。我笑了,简直不敢相信她能够在这样拥挤的地铁站台上找到我。“有点累,但好多了,谢谢你的帮助!”“别客气。今天你

需要在地铁车厢里找个座,”她说道,“你现在还不能站。”她调皮地冲我咧开了嘴。

乘坐地铁上下班的这些人,候车时通常总是抢占最有利的地方,即站台最前端、离车门最近的地方,这样地铁停下来的时候,只要车门一打开,他们就推推搡搡挤进车厢里,能抢到座位,即使有乘客下车也全然不顾。

我那位无家可归的朋友,向站台最有利的地方靠近,看到她走过来,待在那里的人群便退让三舍,如同海水退潮一般。她独自一人占据着有利地形,招手让我过去。我走过去的时候,周围的人都扭头看着我,我忍着不笑出声来。

“待会儿你肯定能抢到一个好座位。”她冲我眨眨眼。其他那些乘客都很愤怒,他们失去了最有利的地方,可是又无可奈何。

有趟列车到站了,我捷足先登抢到了一个座位。我那位朋友赶紧抽身退步让开,那些愤怒的人们便蜂拥而至。

车门关闭,我向这位戴着毛线帽的朋友挥手告别。尽管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,但是在那几天特殊的日子里,我们在一起开怀大笑,在一起喝茶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,从两位好心肠的陌生人那里收到了“善良”这个美好的礼物!有时候,当我需要和期盼时,好运气真的会如期而至。